



□张浩宗

住进城里好多年了,但我总会在睡梦中听到一拨又一拨起伏回环、惊天动地的犬吠声,执着,尖利,绵长,持久而嘹亮,直捣人的心窝子,我恍若回到了遥远的乡村,感受村庄的宁静、安详、悠远和温馨。

在那样的乡村,一切都是令人难忘的,她蕴含了我多少难言的憧憬、期冀和惆怅,还有低语,梦话与诉说。我喜欢那样的夜晚,独自享受她安谧中的动荡,喧嚣里的寂寞,吵闹中的旷远,我仿佛置身于巨大的孤独中,一个人静静地聆听莺语,蛙鸣,啁啾,鸡啼与虫吟无所顾忌地在偌大的村庄里发出天籁般的合唱。

小时候,我就是外婆的贴身棉袄,每一个夜晚,我总是顽皮而又害怕地依偎在外婆温暖宽厚的怀抱里。每当夜色开始浓重起来的时候,一阵急促的“汪汪汪”的犬吠声就会遽然响起,急骤而悠长。外婆说:“这是邻村人过路回家,狗在为他们的夜行壮胆。”过了一会,又响起一些零星的狗叫,短促、尖锐、凶猛。外婆说:“这是山那边的人到院子里串门,别听狗叫得凶巴巴的,其实是在给主人报信哦!”果真,院子里就有人出来为客人挡狗,说说笑笑间,那人就闪进了另一家的门楣。倏忽间,外婆的话刚落脚,又是一阵惊天动地的犬吠声,还伴有凄婉嘶鸣的惨叫,间或还夹杂着龇牙咧嘴的“嗡嗡”声,外婆说:“这是邻村的狗路过,遭院子里的狗袭击,狗欺生哩!”我躲在门缝里,明晃晃的月色下,只见一只溃败的狗从突围里脱身,身上模糊着汪汪血迹落荒而逃……

外婆见我有些困倦了,把我的脏脸脏手洗净,然后把我抱上床,斜躺在我的旁边,一面听着外面时起时落的狗叫,一面反复念叨:“狗咬哪一个,狗咬李铜锣,哪格不到屋坐,大娃细崽多不过,手上抱一个,背上背一个,屋里还有十二个,哪格不丢下一个,哪个舍得哪一个……”在外婆的念叨声中,我就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外婆家也养了一条大黄狗,那狗彪悍高大,很通人性,深得外公外婆宠爱,整天寸步不离地跟在外公外婆的身边。有一年,它却突然失踪了,外婆带着我翻山越岭,寻

访了所有能够寻访的人家和村落,但好几天过去了依然没有着落,我从来没有看见外婆哭过,一条狗的丢失却惹出了外婆的滂沱眼泪,当最后的寻找也没有音讯的时候,外婆竟伤心地心大地大哭了一场。

当我被一泡尿憋醒的时候,外婆说“三更到了。”耳边便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鸡叫声,如一道闪电划过寂寞的夜空,与一坝上下的鸡鸣交织呼应,“喔喔喔……喔喔喔……”,抑扬顿挫、生动鲜明的鸡鸣声撞击着山谷,在星海辉煌的夜空久久回荡。此时,狗们的吼叫声也不甘示弱,在鸡啼的间隔声中引吭高歌,“汪汪汪……汪汪汪……”,如一曲合奏出的高吭嘹亮的交响乐,忽儿冲向高空,忽儿滑下溪涧,又如同一阵紧锣密鼓的鞭炮声“毕毕剥剥”地炸响在大院里,然后飘向遥远的地方。之后,便沉入死一般的静寂。

我下意识地搂紧了外婆。外婆说:“别怕,鸡叫三遍的时候就是五更了,天也蒙蒙亮了。”当第三泡尿憋醒我时,各家各户已响起了“吱吱”的开门声,房檐上也飘起了缭绕的炊烟,当最后一轮急骤的鸡鸣犬吠越过两边的山脊,五更到了,天已完全亮开,一坝上下的吆喝与喧哗便生动地响起来,村里人又快乐地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

乡村犬吠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生活。

参加了工作,离开了乡村,居住在城里,就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么壮阔优美的犬吠声,城里的犬吠虽也偶尔撞入耳鼓,但却那么弱小无力、零星杂乱,更像无病呻吟,且没有时序。

我还是喜欢乡村的犬吠,真实,天然,空灵,纯净而美妙,当一粒粒春雨般的犬吠淋湿了我的心怀,仿佛天浴,立马洗净了尘世的冷漠和污垢。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回外婆家再去聆听和感受乡村的犬吠,但我们举家都住在城里,外公早已作古,外婆也一同我们同住在一起,这个愿望便一直搁在心里,至今也没有实现。

这么多年没有看护和触摸我的乡村了,那些纯美干净、悠长浩瀚的犬吠声还在么?



故土·老屋

□暗香

老屋在时间的忧郁里保持原貌

低沉的声音
从母亲回家擦亮火柴那一刻起

日子变得透亮

时间的丝网编织了多少年的梦

就像父亲睡在故乡多少年的空虚里

竹林坐在池塘之上
秋风只那么随手一翻
瓦屋便等来沉甸甸的落叶之书

母亲坐在父亲坐过的凉椅上

仿佛在倾听很远的地方我出发的脚步声

母亲的样子更像是故乡的样子

拐枣树撑进云天里
这些年它和老屋的对话
直到今天有些许明白
生命的幽居是走向另一种节令的剪影

阳光与花朵
秋风与果实
许多年的姿态在
消逝的年华里一年年的单调重复

这些缀满记忆的乡色
那些数不清的季节与落叶
我不知还能不能与它们重逢

时间的雨水一遍又一遍地
煮沸了池塘
母亲的鬓发在我的秋思中
又该白了一片

南门口

都市慢生活

巴山夜雨

06

2018年8月24日

星期五

邮箱:
3213456266@qq.com

□主编:郝良
□责编:李杏



青龙村,我站在船头纵情地喊你

□王建

巴河的波光撩动我的思绪
微凉的秋风牵扯我的衣衫
木船如鱼,摆渡乡恋
听我站在船头纵情地一喊

我喊出了青龙村的山山岭岭
我喊出了油坊河的坡坡坎坎
我喊出了狮子坡上橡树的苍翠与婆娑
我喊出了高石盘下老屋的古朴与温暖
我喊出了那头老黄牛的勤勉与憨厚
我喊出了它的犁铧和四季的水田
我喊出了祖祖辈辈虔诚的背影
我喊出了膜拜乡土的眼神和扁担
我喊出了母亲的醪糟蛋和洒酒罐
我喊出了兆培么公和仁恒大叔
我喊出了青年的牛儿和中华大哥
我喊出了众乡亲骨子里的质朴与乡情的火焰

我喊出了一地冬瓜的溜光与滚圆
我喊出了一粒辣椒的尖翘与红艳
我喊出了兄弟姐妹刺玫瑰一样的童年
我喊出了被柴火熏得睁不开眼的那个年代

我喊出了李子林隐隐的土路
我喊出了青龙嘴破旧的村小
我喊出了那年划在课桌上的雪白的“分界线”

我喊出了那些斜挎着书包一路追逐的小伙伴

我喊出了老大哥九十岁的沧桑中的爽朗

我喊出了跟在小孙孙后面的儿时的玩伴

我喊出了那个如李花般清新的女子
我喊出了那条红围巾把山道也擦得弯弯

青龙村,我站在巴河的船头纵情地喊你

青龙村,我站在诗歌的尽头纵情地喊你

我喊你,你就以金黄的身姿迎向我
我喊你,你就以绵醇的回味醉倒我

节气三章

□符纯荣

大暑

向晚,天气犹如娃娃的脸,说变就变。
老人将谣曲刚唱上三句,漏风的蒲扇未及哄走小孙孙贴身的暑热,一阵响雷就在头顶炸开。

云层遮挡星光,黑压压的,一大片。转眼大雨倾盆,从屋顶漏下的雨水,将应接不暇的木桶敲打得整整一个晚上。

不消说,谁都彻夜无眠。将暑意深度稀释的雨水,却倍加令人辗转难安。

清晨,大雨初歇。有人赶去田间挖沟放水,将倒伏的稻子逐一扶正。当他弯下腰去,美丽彩虹便在头顶冉冉升起。

烈日当头。很快,大地上的水分就被蒸发,树上的蝉子又在抱怨,跌过一跤的稻禾开始争分夺秒生长。

一切恢复如常,仿佛那些苦难从未发生。
平实、安心的日子,其实,都是这样一锤子、又一锤子锻打着过来的。

立秋

一阵小北风,洒落在屋门前的瓜架上,微微晃动。

连续的雨水,让伏暑这只豹子脾性有所收敛。放晴后,天空陡然出现一只老虎更加凶猛的脸。

插在墙缝里的镰刀,被过度的湿热染上暗红锈迹。几只秋虫先后路过,鸣叫声细长、急促,惊动了内里隐忍的锋利。

山里的节气,明显比外面缓慢一些——

南瓜吊在藤上,赖着不肯出嫁。包谷虬髯,仍不承认长大。柿子脸皮厚实,亟待脱离青涩旧梦。稻谷站在山湾,需要烈日再将花言巧语重复几遍,才肯托出完整的内心。

月光下磨镰的人,雪白的光斑溅到头顶,然后驻留下来,还不明白这个秋天到来的另一层含义。

透过瓜架看过去:
一阵小北风洒落,快要凝成一滴悬而未决的蓝月亮。

处暑

秋风推门而入。像久未归家的那个人——先在对面山岗端详良久,最后才鼓起勇气,打开屋门守望已久的“吱呀”声。

院坝里,昨夜打场脱下的谷粒惬意翻身。更多谷粒堆积在阶沿上,化不开的温湿气息,拖住一只红蜻蜓单薄的羽翅。

面朝黄土,母亲眉头紧锁。
丰收的紧要关头,阳光和阴雨正在博弈。

压沉屋檐的包谷,山梁上的晚熟稻,湾里的稻茬,等着下地的冬油菜、冬小麦,圈里嗷嗷叫唤的过年猪,组合成农事节气的一部分,一个也不能忽略,一刻也不能耽误。

下半夜,母亲顾不上轻松一下,抓紧为我缝补撕裂的衣衫。

月光溜进窗格,映照出厅堂镂空的安静。
照在亮晃晃的针尖和母亲的白发上,沾一丝寒凉的夜晚,便有了亲人的温度。